

中國人民廣播 回憶錄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第三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DAB7/17

G229.29

450-160-7

423更

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

第三集

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 编选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出版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100856)

河北新城书刊商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 13.5印张 290(千)字

1990年8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定价：5.70元

ISBN 7-5043-0396-8/G·130

目 录

(一)

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 | | |
|-----------------------|--------|
| ——周恩来同志(节录)..... | 陆定一(1) |
| 殷切的期望 难忘的教诲(节录)..... | 王诤(3) |
| 教诲铭心头 恩情重如山(节录)..... | 廖承志(4) |
|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节录)..... | 杨拯民(6) |
| 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时候(节录)..... | 伍银苓(8) |
|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节录)..... | 阎长林(9) |

(二)

- | | |
|--------------------|---------|
| 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 | 傅英豪(12) |
| “我们的广播电台诞生了” | 赵戈(20) |
| 这里同样是对敌斗争的战场 | |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机务工作

- | | |
|--------------------|---------|
| 片断回忆..... | 徐路(25) |
| 创作《XNCR之歌》的回忆..... | 汤翰璋(28) |
| 重返延安忆当年..... | 徐瑞璋(33) |
| 恢复播音的日日夜夜..... | 傅英豪(36) |
| 回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 韦君宜(43) |

忆清凉山的战斗岁月	温济泽	(48)
记陕北台在太行山麓诞生的前前后后	钱文极	(57)
难忘的十个月	温济泽	(67)
自力更生，抢建天户发射台	吴展	(72)
沿着历史的道路		
——延安(陕北)台历史调查散记	杨兆麟	(78)
新华社口语广播技术建设的回忆片断	彭志义	(94)
新华社口语广播杂忆	李光绳	(102)
一件往事(附订正)		
——忆40年前译《论人民民主专政》	陈封雄	(106)
回忆四十年前纪念“七一”大会的		
实况转播	丁一岚	(114)
终生难忘的时刻		
——忆开国大典实况广播		
丁一岚 齐越 杨兆麟	(120)	
献给祖国的声音	齐 越	(131)

(三)

从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到晋察冀新华

广播电台	林 炙	(134)
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	林 明	(141)
宣传工作是用“心”来做的		
——编写《八路军介绍》节目的回忆	冯兰瑞	(152)
我们在隆隆的炮声中撤离了张家口	兰文长	(156)
一位美国朋友的回忆		
——访李敦白	邓 壮	(160)

艰苦创业在阜平

- 在晋察冀广播电台的日子里 罗清 (66)
我们当上了广播新兵 郑宁江炎 (171)
怀念老台长李廉士同志 丁一岚江炎 (178)
记重建的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 周树华 (181)

争取日侨合作 创建人民广播 白全武 (184) 辽南晨曲

- 关于海星合唱团的片断回忆 王慧心 (195)
关于承德新华广播电台的回忆 [日]酒井重作 (200)
难忘的岁月 战斗的生活 王枫 (210)
在斗争中锻炼成长 莱莉龄 (217)
齐齐哈尔新华广播电台的回忆 林青 (224)
回忆东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筹建经过 周叔康 (231)
我对建国前安东台的回忆 张东 (231)

组建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和接替陕北广播

- 的回忆 王士光 (243)
在邯郸电台的日子里 程捷 (254)
沙河杂记 黄植 (259)
在邯郸电台工作的片断回忆 裴国勋 (262)

- 华东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 谢林风 (265)
济南新华广播电台简忆 薛冰 (269)
涓涓流水忆当年 王友枚 (273)
上海人民广播第一声 周新武 苗力沉 (285)

对旧中央广播器材修造所实行军管
的回忆 王元石 (295)

在延安重建广播电台
——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 申仲义 (311)
西北新华广播电台筹建经过 黄德元 (317)
贵在密切合作
——对在西安新华广播电台一段
工作的回忆 李克昌 (322)

起步前后——回忆1949年进城前后的
天津新华广播电台 鲁 荻 (325)
永久的回忆 罗 汉 (337)
古城开始了人民广播的新篇章 齐 越 (348)
邯郸台—武汉台—广州台 田 蔚 (351)
接管广州广播电台的回忆 马 碧 (355)
初期的广州人民广播电台 尹 敏 (358)
忆接管“贵州广播电台” 杨浩青 (361)

(四)

抄收广播，出版《挺进报》的回忆 吴子见 (364)
在上海收听广播的一些回忆 何 其 (369)
一张不平常的地下传单 徐 康 (372)
收音员生活的回忆 陈贊鼎 (380)
夜空中的一盏明灯 吕德麟 (383)
捷报消息早听到 齐 肃 (385)

- 难忘的回忆 王克浪 (378)
收听广播 振奋斗志 沙小泉 (389)
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停止播音
 的时刻 张维成 (391)
冲破黑暗 放声歌唱 徐 炜 钱乃立 (393)
“小解放区”里的广播声 严祖祁 (399)
利用广播瓦解敌军
 徐巧根 杨崇泰 姜文杰 (402)
在人民广播的雨露滋润下
 ——忆当年的“少年收音小组” 王福年 (406)
照亮黑夜的电波
 ——解放前“新联”在贵阳抄收新华广播
 追忆 陈庐山 (408)
延安广播引路 武汉电台导航 范星旅 (418)

编后记 (422)

怀念人民的好总理

——周恩来同志（节录）

陆定一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之后，1946年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参加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也光荣地同他一起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是人民解放军统帅毛泽东同志的得力助手。1947年3月蒋介石悍然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毛泽东同志作出英明决策：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我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同志决定，为四个人起了代号：毛泽东代号李得胜，周恩来代号胡必成，任弼时代号史林，我的代号郑位。当时毛主席所带领的中央机关人数很少，警卫部队也只有一个营。敌人离我们很近，有时只隔三四十里，但敌人始终没有发现我们。毛主席和周总理是在延安疏散工作已经完成、敌军将要进到延安的当天，才离开延安的。离开延安以后，在王家湾时，住老百姓的窑洞，一排三间，一个大门出入。毛泽东同志住在右边的一间，任弼时同志住在左边的一间，周恩来同志、胡乔木同志和我同住中间的一间。中间这间窑洞里，除了一铺土炕和炉灶以外，只有一个咸菜缸。我们找了一些砖头，架上木板，当办公桌。

沙家店战斗后，我们到绥德、佳县一带，条件好些，才能一个人住一间窑洞。周恩来同志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协助毛泽东同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歼灭蒋介石数百万军队。当时周恩来同志的工作，表面上看来很平静，很少开会、讲话，实际上却很紧张。他要看各地来的电报，要拟中央给各个战场的电报稿，经毛泽东同志阅后发出去。我的主要工作则是每日发布新闻，经毛泽东同志审阅后，交由范长江同志率领的新华社电台发出，供设在晋东南〔编者注：应为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新华广播电台之用。我们退出延安，新华社广播却一天也没有断过。这样，我们五个人，就把军事和宣传工作的指挥都做了。沙家店之战，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曾经三天三夜没有休息过。

如上所述，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非常精简，但是人民知道毛主席仍在陕北，这就对军队的士气和人民的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群众自动为中央机关保密。中央机关在王家湾住了很久，可是敌人到王家湾时，根本不知道中央机关在此地住过。

敌人是非常愚蠢的。胡宗南虽然有十倍于我的兵力，但找不到我党中央机关的所在地。胡宗南用了无线电测向器，想测出我党中央的所在。当时我们在胡宗南主力的北面，胡宗南却派大兵向西边的林区去搜索，企图捕捉党的中央机关，旷日持久，劳而无功。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8日）

殷切的期望 难忘的教诲（节录）

王 浩

那是1947年3月下旬，胡宗南占领延安之后几天。我带着三局的两位同志，在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向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汇报我们关于撤出延安后怎样保障我党我军通信联络和无线电广播不中断的安排。我们走进窑洞，见朱总司令和周副主席、任弼时同志正盘坐在炕上研究问题。首长们从容不迫，谈笑自若，那种神态和气度，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对貌似强大的敌人的藐视。周副主席肯定了我们的方案，但又提醒我们：要多考虑问题，要准备有其它意料不到的情况出现，做到有备无患。朱总司令最后叮嘱我们说：“回去后要给同志们多讲一讲：胡宗南来了，坛坛罐罐会打烂。但是，困难是暂时的，度过了眼前的困难，全国性的胜利就将来临了。”正是领导同志的教导坚定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以比较顺畅的通信联络保障了毛主席在陕北对全国各个战场的作战指挥。通信工作者们克服了许多困难，先后在几个不同的地点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安装了备用台，保证了党中央撤出延安后红色无线电广播始终没有中断，照常把党的声音、战斗的捷报传向全国，传向海外。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8月27日）

• 3 •

教诲铭心头 恩情重如山（节录）

廖承志

1946年9月，我回到延安，在新华社工作。1947年3月，国民党军进犯延安，轰炸延安。毛主席、党中央决定从延安撤出。在撤出之前，毛主席同周总理找我去布置任务，明确指示：延安电台一停播，晋冀鲁豫电台就接上，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不中断。……我们在过黄河以前，周总理找我再一次布置任务，将新华社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范长江同志带队，跟毛主席和周总理走，这一部分同志的工作由他老人家直接领导。我同大部分同志到晋冀鲁豫解放区，保证陕北电台的声音继续不断和新华社发稿日常工作继续进行。周总理还指示我，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后，必须事事向中央请示。我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坚持将各地送来的战报严密向中央请示，先发给陕北，由毛主席逐字逐句修改后，我们才发表。但是，关于土地改革运动的报道，我却没有请示主席和周总理，不加选择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的通讯或文章。毛主席在《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一文中，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正确地反映和指导了战争、土地改革、整党、生产、支援前线这些伟大斗争，帮助了这些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并且在宣传工作中占着主要成分，这是必须首先承认的。但是

也必须看到一些错误缺点。其特点是过左。其中有些是完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立场和完全脱离中央路线的。”毛主席指出的这个宣传方面的错误，主要是我的错误。

陕北战役结束后，毛主席和周总理经晋绥到河北，我们就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和中央会合。头一天，我们去主席那里作检讨。主席说，你的错误是严重的，但也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周总理对我的批评就严格些。他说：

“我嘱咐过你要向中央请示，为什么只是战报作了请示，土改宣传就不请示呢？你要留下来整风，向中央和新华社的同志作检讨。”后来我们认真作了检讨。这一次，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的批评，是对我的极大的教育，我都时刻铭记在心。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3月11日）

怀念敬爱的周总理（节录）

杨拯民

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在旧政协开会期间，周总理代表我党中央，向国民党提出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两位爱国将领的正义要求。从“西安事变”的发生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已经快十年了，然而发动“西安事变”的两位爱国将领却被蒋介石毫无理由地整整囚禁了近十年。我党的这一正义要求，在当时来说，已经成为检验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有无和平诚意的试金石。这一正义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但是蒋介石反动派嘴里高喊什么“团结”啦，“和平”啦，“民主建国”啦等等好听的字眼，却置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于不顾，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目。

果然，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和旧政协决议，向我解放区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挑起了全面内战。马歇尔代表美国推行假“调处”的阴谋已经彻底破产，暴露了美国政府援蒋反共的真实意图。由于解放战争的全面展开，我党中央驻在南京的代表团工作即将结束。周总理于1946年11月16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最后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彻底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内战罪行，并于19日返回延安。为了在政治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中央决定在1946年12月“西安事变”十周年之际，在延安召开一个纪念大会，揭

露和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由总理讲演。领导上通知我参加大会，并要作大会发言。我那时在鄜县茶房镇洛川特委工作，接到电话以后连夜赶到延安，并准备讲话稿。

第二天上午，会议在边区参议会礼堂举行，还来了两个美国记者。开会前，我在礼堂的第一排木凳上见到了总理。见面问好以后，总理对我说：“你今天要好好地骂他一顿（指反动派），我的讲话还得有个分寸。”总理在说话时表情非常严肃，非常气愤。我说：“我憋了十年的气，今天要放。稿子请西北局看过了，请周副主席再审查一下。”于是总理接过我的讲稿，看了一遍，用钢笔在上面改了几个地方，然后将稿子交给我说：“行了，就是给你加重了一点语气。”这时主持会议的人致词完毕，总理上台讲演。他用激愤的语调，揭露蒋介石的种种伪装，谴责反动派一手挑起内战，怒斥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讲得有理，有力，处处击中反动派的要害。那两个美国人在下边很认真地记录着。总理讲演结束后，会场上爆发了一阵强烈的怒吼声。休息以后，我上台讲话，把蒋介石痛骂了一顿，放出了十年来一直憋在我心中的怒气。

会议结束后，总理又找到我问了最近的工作情形，当他知道了我昨天赶了150里路到延安，就对我说：“你下午好好地休息一下，晚上到广播电台去再骂他一顿。”指示我要把讲稿压缩到20分钟以内，并请当时西北局宣传部长李卓然同志帮我改一下稿子。由于党中央的英明决定和周总理的精心安排，这次大会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

〔注〕作者是杨虎城将军之子。

（原载《周恩来总理八十诞辰纪念诗文选》，人民出版社
1978年9月第1版）

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时候（节录）

伍银苓

陕北的青阳岔是个十几户的小村子，支队司令部在这里住了三天。这时候，天气渐渐暖和了。

第二天上午，毛主席、周副主席、弼时、定一等同志坐在院子里，边听广播边谈着。这是我们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声音是我们最熟悉的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照例，开头先说，是新华广播电台，接着又说出几个英文字母的代号（按即XNCR，这是陕北台的呼号）。她的腔调，都被我们警卫员模仿得差不多了。周副主席说：“这个播音员讲得很好，应该通令嘉奖。”确实，她不但吐字清晰，而且有充沛的感情，因此，常博得首长的好评，我们听的消息，正是继青化砭战斗后的第二个胜利消息，即在瓦窑堡、蟠龙之间的羊马河，消灭了敌人135旅，并活捉了敌旅长。我们又痛快地吃了一块“豆腐”。

〔注〕本文所写的事情发生在1947年4月。

（原载《我给毛主席当警卫员的时候》，吉林人民出版社1960年7月第1版）

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节录）

阎长林

5月的王家湾，天气渐渐闷热起来。毛主席在空气极不流通的窑洞里挥汗办公。我们感到很过意不去，便在门外用树枝搭了一座凉棚，给主席歇凉，有时也把饭端到那里去吃。每当黄昏，毛主席搬个小凳子，在凉棚里坐一坐，或是念念外文，或是给警卫战士批改日记。从离开延安以后，虽然生活动荡，工作繁忙，主席仍然坚持着自学外文，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且还一再嘱咐我们，要抓紧空隙学习，不能系统地学，可以看看小说。因此，我们在出发时，都订了计划，要在行军途中读五本小说，还要写日记。主席得空，总要看看我们的日记本子，或者问一问学习情况，无形中给了我们有力的督促。

这天下午，天气灼热。毛主席、周副主席都到小棚子里歇凉，陆定一同志打开了放在瓮上的干电池收音机。里面正好是新华广播电台在广播蟠龙大捷和真武洞祝捷大会的消息和评论。女播音员感情洋溢，讲到蒋介石背信弃义发动内战时，严词痛斥，慷慨激昂；讲到真武洞狂欢祝捷的时候，又是那样热情奔放，令人鼓舞。毛主席站起来走了几步，靠近门口。注意地听着。这时陆定一同志把声音放大了，那激昂的声调，立刻响遍了整个院子。毛主席称赞说：“这个女同